**麦子里的故乡**

要离开故乡了，临走时母亲给我装了几双她亲手刺绣的鞋垫。父亲站在门口似乎欲言又止，木讷地思量着什么。父母亲执意要送我到车站，被我拒拦住了。我说家离车站这么近，你们歇着，我很快就到了。别离如针，我怕这针扎在父母脆弱的心上，让和儿子享受短暂相聚欢愉的他们心里生疼。
 告别了父母，到了车站，就在我上车门的那一刻，我听到身后有人在喊我，扭头一看，是父母，他气喘吁吁地向我挥手，由于患有骨质增生，腿脚不灵便的他连走带跑地扑向即将发动的汽车，手里攥着一个小小的蓝布包。嘴里喊着，等等，等等！把这个带上。
 我停下来，父亲蹒跚着赶过来，把布包塞到我手里。他说：这把麦子你带着吧。我愣住了，以为听觉错误，赶紧问：带什么？父亲说：一把我自己亲手种的麦子。我感到有些好笑，我在城里工作，又不种庄稼，这么远的路，带一把不起眼的麦子干啥？
 父亲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，缓缓地说，想家的时候，可以拿出来看看，闻闻麦子的味道，心里也会舒坦些嘛。父亲的举动，让我觉得有种不可理喻的拙愚。
车里的乘客都上齐了，司机不耐烦地按着喇叭催促着我赶紧上车。我把麦子装进包里对父亲说：阿大，你回去吧。你们不要扯心，我到南方后会给你们常打电话的。
 两天后我回到了南方的家里，打开包裹，随手就把那包麦子扔在阳台上。
 时间久了，我也忘记了那包带着土腥的麦子。
 或许是远离家乡的缘故，每到节假日，我总会莫名地感伤，尽管自己工作生活的环境比起高原的环境好多了，我总觉得心里缺少些什么。有段时间，由于俗世的牵绊，我的状态不是很好，困顿的时候常常给家里打电话。每次通完电话，父亲总要问他给我的麦子是否放好了，并提醒我把麦子拿出来经常晒晒，不要生霉。
 有次通完电话，想起父亲的念叨，就从阳台上拿出那包麦子，在灯光下铺开。金黄的麦粒一粒一粒，仿佛一颗颗来自远方的眼睛，慈爱地盯着我。这黄，让我想起了父母亲土地一样的容颜，想起了故乡的大地上，那些埋头躬耕的人们。我捡起几颗麦子放在鼻子下嗅嗅，土腥里和着淡淡的麦香，是太阳的味道，土地的味道，也是父母的味道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顿然，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，是感伤，亦是幸福。
 每一粒麦子里栖居着故乡。
 每一粒麦子里栖居着一颗颗柔软的心，每一颗心里静静流淌着一条河流。你顺着河流的走向，用有限的力量改变无垠的时空，那河流的源头有那么几行热泪为你而淌。当暂时的荣光迷离你的双眼，当城市的灯火映照你忘我的身影，当喧嚣的声响湮没你的乡音，就请你叩拜你盘中的麦子蔬菜谷物吧。麦子脱掉了锋芒，就像我们的故乡被岁月脱去了盛装；麦子赤裸着给你捧出全部的体香，就像我们的父辈攥紧双手，在艰辛耕耘中给我们全部的爱和希望。
 谁也无法还原从前，而一粒麦子就能让你轻易回到从前。这不仅仅是自然之力。一把麦子，是圣物，也是俗心。俗心解圣物，想必，我在泥土地上生存了67年的父亲赠给再也回不到从前的儿子一包粮食，就是让他审视一把麦子的时候不要忘记感念故乡大地的恩德吧。